

稼轩农村词琐议

陆 坚

辛稼轩描写农村生活的短章小令，是一分应予切当评价的可贵遗产。

这类题材新颖的农村词，在词的发展史上，继苏轼之后，又一次冲破了自晚唐、五代至北宋初期的两三百年间所形成的“香而软”^①的传统风气，更进一步地开扩了词反映生活的领域，丰富了词的艺术生命；这类风格朴素的农村词，在辛稼轩个人的创作道路上，也是一座引人注目的里程碑，它们没有“多用事”、“掉书袋”^②的癖病，给人以清风扑面之感，是他“大声鞞鞞，小声铿镗，横绝六合，扫空万古”^③的交响乐中的一支赏心悦耳的曲调。对于这两点，多数评论者的意见是相近的。但是涉及到这类农村词的思想内容时，则往往不敢予以应有的评价，有的甚至持否定态度：

五十年代出版的一本辛稼轩传中说，这类“抒写农村实际生活的词”，“只是反映他（指辛稼轩——引者注）热爱自然的心情”；

六十年代出版的一本收有辛稼轩作品的词选中认为，“这类农村题材的作品，给他（指辛稼轩——引者注）的词带来了相当浓厚的消极成分，表明封建社会知识分子在政治斗争中的软弱性”；

七十年代出版的一本辛稼轩词文选中，批评这类词是“粉饰太平的描写，反映了作者的阶级局限”。

如果能联系辛弃疾“平生志愿百无一酬”^④的身世遭遇和他“肝肠如火色笑如花”的一类词风加以考察，我们觉得稼轩农村词的思想内容也是不应否定的。

辛弃疾是一个有远见卓识、雄经伟略的爱国志士。他一生矢志不渝地反对民族压迫，谋求国家统一，并一意以“甘心赴国仇”为己任。早年两次借去燕京应试的机会，深入虎穴，仔细窥察女真贵族的军事部署和政治局势。二十二岁时，组织了一支两千多人的抗金队伍，参加了耿京所领导的二十五万人的农民抗金起义大军，为耿京决策谋划，并曾亲自与金兵冲杀搏斗，生擒叛徒。毅然率众回归南宋以后，他无时不以收复中原为念，多次向最高统治者提出整军经武、积极抗战的策略。据说直到临死，他仍念念不忘统一祖国，大呼“杀贼！杀贼！”^⑤可是他从二十三岁南归到六十八岁病逝的四十多年间，差不多有二十年被弃置闲居在江西上饶和铅山的农村。

一位“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⑥的英雄，被迫长期赋闲，或被委为远离朝廷、远离前线的地方官，而始终不能担任抗敌救国的重要职务。这全是当时社会所造成的悲剧。以宋高宗、宋孝宗为头子的最高统治集团苟活偷安，不思奋发；在偏安的小朝廷里，主和派专权，奸佞当道，嫉贤妒能；同时，宋朝对武将素存戒心，一贯压抑。“壮岁旌旗拥万夫”的辛弃疾，一归南宋，即被解除了武装。在“南北之士必大相为斗”（《九议》）的局面下，作为北方“归顺”军人的辛弃疾一直被南宋统治集团所轻视所猜嫌，暗受牵制，明遭打击，壮怀难遂，报国无路。因此他在词文中反复不断地慨叹自己不幸的境遇。二十多岁，他南来不久，在建康写的《水龙吟》中说：“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四十岁，在“自湖北漕移湖南”时写的《摸鱼儿》中说：“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

诉？”同年在《论盗贼札子》中更直陈苦衷：“生平刚拙自信，年来不为众人所容，恐言未出口，而祸不旋踵。”六十六岁，即最后一次被劾落职的前一年，在镇江写《永遇乐》时，深沉地叹息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江头未是风波恶，别有人间行路难。”（《鹧鸪天·送人》）面对这种艰危的处境，辛弃疾既不肯屈服于南宋统治集团的专制淫威，又不能施展其宏图伟抱；既不能放弃“平戎”的愿望，又不能昂扬激越地发表救国言论。作为封建知识分子，在所属阶级地位的制约下，他只好收敛锋芒，摧刚为柔。这种艰危处境中的心情，他在带湖所写的词作中反复吐露。《千年调》中说：“少年使酒，出口人嫌拗。此个和合道理，近日方晓：学人言语，未会十分巧。看他们，得人怜，秦吉了。”在《水调歌头》中说：“羊肠九折歧路，老我惯经从。”在《卜算子》中说：“刚者不坚牢，柔者难摧挫。”他的一些歌咏农村生活的词篇，就是在这种遭遇和心境下写出来的。辛弃疾不是孤立地描写农村景态，往往是把所写的景态和自己难以明言的无限感慨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以不形于色的镇静态度，把火气与愤激化为宽和闲淡的词句，曲折地反映了他在特定环境中的思想、感情和性格，表现了他一生不熄的爱国精神的一个侧面，表现了他对黑暗现实的批判，对安定生活的向往，对美好理想的寄托。

辛弃疾“锦襜突骑渡江初”，曾经有词自勉：“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警惕自己既不能象张翰那样为了“莼羹鲈脍”而忘情时事，弃官回乡；也不能象许汜那样无忧国之怀，只图私利，买地造屋。可是昏暗的现实却偏偏逼着他走着自己所不愿走的路。几经“沉吟”、“徘徊”，他不得不退居农村。在僻静的农村，他如一叶扁舟从惊风骇浪中脱险，又象卸下了压得透不过气来的千斤重担。但使他更感到轻松愉快的是别一般景象：

陌上柔桑破嫩芽，东邻蚕种已生些。平冈细草鸣黄犊，斜日寒林点暮鸦。山远近，路横斜，青旗沽酒有人家。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

这首《鹧鸪天》可说是稼轩农村词中的代表作。题为《代人赋》，实际上都是写自己被迫闲居的感慨。从表面看是一幅色彩鲜艳的写意画：春到农村，桑枝吐芽，幼蚕蠕动，绿草映着黄犊，落日照着归鸦，远近山峰起伏，山间溪流潺潺，路旁的酒店，生意兴隆，青旗招展。透过这些富有活力的形象，我们仿佛感到有一种生命在运动。“善诗者就景中写意”。这首词的“意”，就是以所描写的景物向人暗示、引人联想到一种生气勃勃的力量。最后，顺着所描写的景物之间的逻辑联系，把人们的联想带到更深一层的境界：从田野想到城市，从荠菜花想到桃李花，田野的荠菜花开得非常旺盛，充满活力，而城市的桃李花却经不起风吹雨打，愁红惨绿，生命不长。这是画龙点睛之笔，是全词的中心所在。就这样，作者借自然景物的强烈对照，象征地说出了他内心的难言之隐，表达了爱憎感情，鞭鞑了那些形似桃李、而实质虚弱、好景不长的奸佞小丑们勇于私斗、不顾国仇的可耻之态，批判了“城中”官场诛锄善良、摧折正气的可恶之风。

正是由于厌恶官场，鄙视群丑，所以他觉得农村“一丘一壑也风流”，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仿佛都有感情，而且向他露出欢迎的笑色：

青山意气峥嵘，似为我、归来妩媚生。解频教花鸟，前歌后舞；更催云水，暮送朝迎。（《沁园春·再到期思卜筑》）

小桥流水，欲下前溪去。唤取故人来，伴先生、风烟杖屦。（《蓦山

溪·停云竹径初成》)

即使生活不顺利,也比那蝇营狗苟、追名逐利的官场有乐趣:

自从一雨花零落,却爱微风草动摇。(《鹧鸪天》)

微有寒些春雨好,更无寻处野花香。(《添字浣溪沙·简傅岩叟》)

但这不是“寄情山水,歌咏忘机”,也不是玩弄光景,颓唐失志。在“博山寺作”的一首《鹧鸪天》中,他强颜欢笑地吐露了心头的块垒:

不向长安路上行,却教山寺厌逢迎。味无味处求吾乐,材不材间过此生。宁作我,岂其卿。人间走遍却归耕。一松一竹真朋友,山鸟山花好弟兄。

这表明他赋闲村居,也不同于那些谋官不成就高蹈远引的“隐士”,远离人间,远离群众,而是与农民群众有着一定的联系:

呼玉友,荐溪毛,殷勤野老苦相邀。杖藜忽避行人去,认是翁来却过桥。(《鹧鸪天》)

热情的老农,预备好了酒菜,拄着藜杖,特意走过桥来邀他去作客。他也不时地关心着周围的农民:

父老争言雨水匀,眉头不似去年颦。殷勤谢却甌中尘。(《浣溪沙》)

东家娶妇,西家归女,灯火门前笑语。酿成千顷稻花香,夜夜费一天风露。(《鹊桥仙·己酉山行书所见》)

这种宁静和平的环境,丰收在望的喜悦,男婚女嫁的欢乐,都使他

感到高兴。农民们淳朴勤劳、和睦亲善的品质更使他难忘：

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大儿
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亡赖，溪头卧剥莲蓬。（《清平乐》）

醉中忘却来时路，借问行人家住处。“只寻古庙那边行，更过溪南乌
柏树。”（《玉楼春》）

前一首写一个普通五口之家的日常生活：老年夫妇农闲时饮酒聊天，语言十分悦耳，好象是一对青年男女在谈情说爱；一到农忙时节，除了没有劳动能力的小儿子在溪头玩耍，大家都高高兴兴地干着农活。后半首是写几个农家妇女，在社日那天，尽情欢饮，喝醉酒，忘了回家的路，而去询问行人，行人热情地给她们指路，送她们回家。

这些虽是细小的生活趣事，但往往在较为和平安定的环境中才能出现。辛弃疾从各个角度加以描绘，并且以赞赏的态度加以咏唱，其中可说寄托了一定的理想色彩。这在另一首《鹧鸪天》中表现得较为明显：

鸡鸭成群晚未收，桑麻长过屋山头。有何不可吾方羨，要底都无饱
便休。新柳树，旧沙洲，去年溪打那边流。自言此地生儿女，不嫁余家
即聘周。

这首词，作者自云是“戏题”，但细读之后，并不感到是玩笑之作。他写的是一个只有余、周两姓聚族而居的小村子的生活片断。一二两句以成群的家禽无需人管，屋边的庄稼也茂密生长，反衬乡间环境宁静，人们安居乐业。下片以沙洲生灭、溪流改道的自然变化，进一步反衬人们的生活十分稳定，一无变故：和往常一样，不是周家的姑娘嫁给余家，就是余家的姑娘许给周家。这样的生活现

象，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恐怕很难引起诗兴，然而辛稼轩却大有感慨，并且以重笔直抒胸臆：“有何不可吾方羨，要底都无饱便休。”他非常羡慕农民的这种生活，当然不是说他真的要想做一个能吃饱饭的农民就算了，而是因为他“心似伤弓寒雁，身如喘月吴牛”，感到在豺狼当道、虎豹横行的乱世中，和平安定生活的难得，甚至可视为是一种理想。特别是在政治动荡不定、人们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时候，更容易表现出对这种理想的企望。

辛稼轩的农村词，虽然数量不到他被迫闲居期间所写的三百五十多首词的十分之一，但这些作品艺术地描绘了他在差不多占自己整个生命进程的三分之一的征途上艰苦前行的身影，而且这些作品多是在热烈的理想与冷酷的现实激烈冲突的时候写出来的，是研究这位英雄兼词人的不可忽视也不应回避的可贵资料。从总的倾向看，这些作品不是只反映作者“热爱自然”的“风景画”，也不可概括为作者“在政治斗争中的软弱性”和“思想局限”的记录，更不应加诸“粉饰太平”的罪名，而予以“彻底否定”、“彻底扫荡”。

和所有古代作家一样，辛稼轩的世界观是存在着矛盾的。特别是在与他写作农村词有关的被迫赋闲期间，内心充满着矛盾的痛苦和煎熬，有时甚至徬徨犹豫、踟蹰不前。但这不是他思想和行动的主导方面。他一生虽有悲叹而仍健举自振，虽屡遭打击而爱国壮心不已。他被排斥到农村闲居，绝不同于那对自己国家不负责、开小差逃跑的伯夷叔齐兄弟，也不同于那些为了身退显宦、而走终南捷径的“假隐士”，更不同于攀龙附凤不可得，而放浪形骸，淡然忘世，遁迹山林的落魄文人。辛稼轩无论在上饶的带湖还是在铅山的瓢泉，都没有“浑身静穆”，也不是“晚年唯好静，万事不关心”^⑦。在这一期间，作为一个有过对女真贵族集团作战经验的武将，他常常以很难强自敛抑的心情，回忆过去的战斗生活，激励自

己，随时准备重返战场。在带湖时写的《念奴娇·双陆和陈仁和韵》中说：“少年横槊，气凭陵、酒圣诗豪余事。”在瓢泉时写的那首著名的“追念少年时事”的《鹧鸪天》中，十分生动地塑造了疾驰疆场、奋勇杀敌的自我形象。在这段闲居期间，作者不仅作词自勉，而且和当时许多有名望的主战派人物密切交往，频繁联系，相互砥砺抗敌决心，抒发爱国思想。其中最著名的、并成为词坛千古佳话的历史事件，是他与爱国志士陈亮的“鹅湖之会”。在那开怀畅叙的十天之中，他们“长歌相答，极论世事”（《祭陈同甫文》）。“怅然”分别之后，又相互赠答词作，继续倾诉共同的志尚和抱负：“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这种矢志不渝、铁心救国的壮语豪情，辛弃疾不只一次地抒发过。在带湖写的《满江红·送汤朝美司谏自便归金坛》中说：“看依然、舌在齿牙牢，心如铁。”同一期间所写题“药名”的《定风波》中又说：“白发自怜心似铁。”在这闲居乡间的二十年中，他还经常深沉地怀念那些为祖国作过重要贡献或具有高风亮节的历史人物，或以他们的形象自许，或以他们的精神自勉。在《西江月·和赵晋臣敷文赋秋水瀑泉》中，他说自己与屈原思想相通：“纫兰结佩有同心，唤取诗翁来饮。”在“夜读李广传，不能寐”而作的《八声甘州》中赞扬李广“射虎山横一骑，裂石响惊弦”的壮举，称颂他为国建立“功名万里”。在一首“兼简诸葛亮”的《水龙吟》中，他缅怀诸葛亮：“更想隆中，卧龙千尺，高吟才罢。”辛弃疾在赋闲期间所写的词中，念及得最多的古人恐怕是陶渊明。而对陶渊明，他也有具体的看法，主要的不是欣赏他“悠然见南山”的“飘飘然”作风：“东篱多种菊，待学渊明，酒兴诗情不相似。”（《洞仙歌·开南溪初成赋》）“问北窗高卧，东篱自醉，应别有，归来意。”（《水龙吟》）而是要学习他“凛然生气”的精神：“渊明谩爱重九，胸次正崔嵬。”（《水调歌头·九日游云洞和韩南涧尚书韵》）在赠给陈亮的第一首《贺新郎》中又说：“看渊明、风流酷似，卧龙诸葛。”被迫

闲居的辛稼轩，不论是回顾往事，联络战友，还是怀念历史人物，都表明他不是在农村沉睡不醒，而总是企望有一天能重上征途，实现理想，再大干一番事业。当然无庸讳言，他有时也冒出彻底“归隐”的念头，但不是想马上“归隐”，而是希望在抗敌胜利、祖国统一之后，功成而身退。这在他“送杨民瞻”的《水调歌头》中透露了消息：“长剑倚天谁问，夷甫诸人堪笑，西北有神州。此事君自了，千古一扁舟。”

既然可以从多方面看出辛稼轩在农村没有“静穆”、“沉睡”，没有忘怀世事，而仍然肝肠如火地关心着国事民情。那么为何同一个辛稼轩在同一期间写的农村词，却这般“清而丽，婉而妩媚”^③呢？这首先当然由于前面所说到的时代环境和个人的身世遭遇所使然。在直接抒发抗敌救国感情时，他可以把话说得慷慨激烈一些，主和派们看了即使心中不快，但他们也难以据此而治罪；但是他的农村词主要是批判那些在国族危急关头仍文恬武嬉、沉迷于醉梦腐烂生活之中的、断了脊梁骨的当朝者，如果直言无忌，那么杀身之祸可能随时降临，而他又不甘于就此收场，还想待机扬鞭驱马，再干一番，所以他不得不采取“欲说还休，欲说还休”的态度。除此而外，由于文学传统的影响。辛稼轩自己曾说过：“百药难治书史淫”。作为一个杰出的作家，他勤于读书，广泛地继承文化遗产，其中对屈原和陶渊明的艺术作品的继承尤为突出。他在瓢泉写的一首咏芙蓉的《喜迁莺》中说：“千古离骚文字，芳至今犹未歇。”不仅在思想上把屈原当作伴侣和同志，而且在创作上也当作学习的榜样。他的不少作品，直接取材于屈赋，或者仿效于屈赋，更多的是学习屈原大量运用比兴手法。稼轩农村词虽然很少用香草美人的字面，但从他那以缠绵婉约的语调，表达的深沉热烈的感情中，从那“肝肠如火色笑如花”的风格中，确可看到楚辞的一些影子。至于辛稼轩农村词与陶渊明田园诗的继承关系，那就更明显

了。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辛稼轩农村词中多次提到桃花源境界，《江神子·博山道中书王氏壁》即一显例：

一川松竹任横斜，有人家，被云遮。雪后疏梅、时见两三花。比着桃源溪上路，风景好，不争多。旗亭有酒径须赊，晚寒些，怎禁他。醉里匆匆、归骑自随车。白发苍颜吾老矣，只此地，是生涯！

他很欣赏“博山道中”的风光，觉得可与桃花源相比；但即使在桃花源中，心境也不能平静，所以最后发出岁月催人、忧愁难解的慨叹。在同一时间，辛稼轩以“博山……”为题，连续写了八、九首词，差不多都有类似的感慨，较为明显的如《清平乐》（绕床饥鼠）、《鹧鸪天》（不向长安路上行）、《丑奴儿》（少年不识愁滋味）、《丑奴儿近》（千峰云起）。这也说明，辛稼轩在继承我国古代文学的一种委婉风格基础上写出的农村词不是“柔靡无骨”，也不是“超然物外”的，即使写成他所认为的类似桃花源的境界，“他于世事也并没有遗忘和冷淡”。辛稼轩的朋友朱熹在评陶诗时曾颇有见地地说过：“渊明诗，人皆说是平淡，余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⑨晚清爱国诗人龚自珍曾部分櫟括稼轩词写过一首评陶绝句：“陶潜酷似卧龙豪，万古浔阳松菊高；莫信诗人竟平淡，二分梁父一分骚。”^⑩这些论述，或许也可以借来评价辛稼轩的农村词。

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异常尖锐的黑暗时代，“南与北，正分裂”。北方人民呻吟于女真贵族统治集团的铁蹄蹂躏之下，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南方广大人民在南宋小朝廷衰败腐朽的统治下，挣扎于战乱和饥寒的死亡线上。而辛稼轩却把农村描绘得“风景怎生图画”。这是不是“美化了农村”、“掩盖了地主阶级与农民的矛盾”？我们觉得，从本质上讲，作为一个曾经镇压过茶商起义的封建官吏辛稼轩，他绝不可能背叛地主阶级，真正解救农民。但是由

于某些原因，他确也看到过农村中的严重问题：“州以趣办财赋为急，县有残民害物之政，而州不敢问；县以并缘科敛为急，吏有残民害物之状，而县不敢问；吏以取乞货赂为急，豪民大姓有残民害物之罪，而吏不敢问。故田野之民，郡以聚敛害之，县以科率害之，吏以取乞害之，豪民大姓以兼并害之，而又盗贼以剽杀攘夺害之，臣以谓不去为盗，将安之乎？正谓是耳。”（《论盗贼札子》）辛稼轩没有能运用词这种艺术形式来直接反映农村阶级矛盾，这无疑是他艺术生涯中的一大缺憾。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他讴歌田园景物的美好，是把它们同官场加以对立比较的，是用以反衬官场的更为丑恶。他写农村词的目的既不是在于揭露地主与农民的矛盾，也不是为了掩盖阶级矛盾，而是为了曲折地否定世俗的黑暗和官场的腐败。我们应该从当时现实的相反方面去理解他的农村词：他词中反映的农村生活越是美好，就意味着当时被投降派所把持的上层社会越是卑鄙龌龊。辛稼轩写作这些农村词，主要表明他不与投降派同流合污的政治态度和对黑暗势力的一些批判，表现了一种“弱者的抗争”，也寄予了一个爱国者希望国家统一、政治清明、人民安居乐业的理想。在当时形势下，他既无力改变乱世的局面，又怕遭到杀身之祸，只好在农村词中用这种曲折的方法表示对黑暗势力的不合作和一定程度的反抗。自然在当时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使社会安定、祖国统一的理想的必由之路。但这是时代的局限，不是词人的过错。他写这些词，主要是用以自陶自勉，或酬赠知己，没有也不可能社会上发表，因此恐怕也不能说在当时产生什么“麻痹人民斗志”的消极作用。今天，如果能联系辛稼轩所处时代和他一生事迹来读这些农村词，虽不能令人感奋、给人鼓舞，却能引人深思，使人加深对一个处于逆境之中的封建社会的爱国志士的认识。作为一种艺术品，它不同于政治论文，即使在阶级社会，它可以不直接反映激烈的阶级斗争。一个古代作家在不能抗

音高歌，不得不委婉沉吟时，而剪取一些不直接表现阶级斗争的素材，从某些侧面反映农村生活，以此作为批判现实的一种特殊手段，是无可厚非的；而这对辛稼轩来说，倒是不可忽视的“不拘一格”，“横竖烂漫”^⑪的艺术风格的一个方面，也是不应否定的“率多抚时感事”^⑫的思想内容的一个组成部分。

鉴于“四人帮”长期摧残科学文化，破坏批判继承文学遗产的流毒至今未泯，所以我们主要从积极方面琐碎地谈了一些对稼轩农村词的看法，没有侧重于对其局限性的分析，这大概不会引起误解。

注

①王世贞《艺苑卮言》。

②“多用事”，见岳珂《程史》；“掉书袋”，见刘克庄《刘叔安感秋八词》。

③刘克庄《辛稼轩集序》。

④谢枋得《祭辛稼轩先生墓记》。

⑤《康熙济南府志·人物志》。

⑥、⑧范开《稼轩词序》。

⑦王维《酬张少府》。

⑨《朱子语录》。

⑩《读陶诗三首》。

⑪刘辰翁《辛稼轩词序》。

⑫《汲古阁本稼轩词跋》。

